



杜詩彙註

鄭文著  
巴蜀書社

郑文著

# 杜诗斠诂

巴蜀书社

一九九二年·成都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周田青

封面设计：马丽丹

**杜诗笺注**

**郑文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25 插页 4 字数 380 千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90册

ISBN7—80523—407—8/1·173

定价：10.37元

# 前 言

古今研究杜诗的人很多，不但造诣高深，而且涉及面广。要在这种情况下，有所加深或扩大，是不容易的。倘如把他人的成果，改头换面地重复一下，自然无此必要，更是浪费人力、财力和物力，尤其对读者来说，简直是罪过。因此，我在这里，止就以下三个方面，提些意见。

## 一、关于杜甫的忠君与爱民

《左传》襄公十四年有一段话，对于我国古代君民关系说得很清楚。

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民之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以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

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道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假借天之爱民，以劝诱君之爱民，这是师旷立言的宗旨。其间所说以民对待君主的情形，在封建社会中，除了荒淫暴虐的君主以外，基本上像他所说的。这也就是臣民对君主的尽忠。至于君主对人民，那倒远远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关于各阶层人士“补察其政”的谏诤，自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完备而有效，但由拾遗、补阙、谏议……等官职的设立，取义是不远的。有时担任这些职务的官员，确也能拾君之遗，补君之阙，而君也能接受他们的谏诤。儒家所标榜的“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泽及枯骨”、“恩被草木”，自然与师旷所说的差不多，但真正做到的有几人？但上述的思想，在古代毕竟是进步的。如能在封建社会中实现，那一定会出现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即使这样，那还是从巩固王朝的统治出发的。自从法家强化了君权，加上董仲舒改造了先秦儒家的学说，臣民对于君主，那就止有绝对地效忠，而君主对臣民，却可以“一人肆于民上”。这样一来，终于会导致人民的起义，以推翻实行暴政的王朝。唐太宗深知这个道理，所以把人民比作水，把王朝比作舟，——水既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教育他的继承者必须采取温和的政策，以取得人民的拥戴而巩固王朝的统治。

杜甫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对自己被培养成为一个儒者的

家族传统人，是以为光荣而自豪的。他认为：“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故业”（《进雕赋表》），便是明证。在他的创作中，常自称为“儒生”、“老儒”，或自谦为“腐儒”，而自比的却是稷与契，志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对君主有如“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下同），对人民则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以儒家忠君爱民思想为自己的理想。在他的作品和经历中，固曾反映出道家 and 佛家的思想对他也有若干影响，个别地方反映的道、佛思想还比较强烈。但总的说来，他的主导思想毕竟是儒家，而且道、佛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的，有的止限于某一个阶段，有的止限于词句上，而不象太白那样受了道篆成为真正的道士，或者象摩诘那样皈依佛教成了持斋禅诵的佛徒，虽然他曾说“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壮士耻为儒”（《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甚至愤慨地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但他始终坚持的毕竟是儒家思想。

正由他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他把忠君和爱国统一了起来。认为在那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杜甫能够甚至已经离开忠君而爱自己所爱的国，不但在儒家传统的理论上讲不通，而且在事实上也不曾出现过。自然在一些诗篇里，由于他目睹不合理的现实，不免心情激动，写出了对君主的不满，也进行了比较尖锐的讽刺与深刻的暴露，那也是从整个王朝的统治利害出发，仍然属于“补其时政”的范围，而不是站在君主的对立面，背叛了忠君的立场。因而有人认为：由于诗人饱经政治上的险阻与生活上的乱离并被统治阶级遗弃而形成的痛定思痛的

孤寂绝望的心理状态，忧国忧民的感情往往更为凄切而深沉，同时，诗人对统治阶级从希望到失望更至绝望，从绝望到决裂再到反抗的思想变化过程，在夔州之后的作品中也极为鲜明地反映出来。这样的论点，不是从实际出发的，后面举出的许多诗句，可作证明。

君主的统治，是通过他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的。在国家中，有大大小小的机构和大大小小的官吏来执行国家的权力，办理大小国家的事务。在官吏之中，不能说没有循良的官吏，但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则占绝对的多数；有些更是骄奢淫佚，逞其私欲，鱼肉人民，排除异己，专横跋扈，蔽日欺天，加上他们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或主观而片面，或刚愎而自用，或无能而因循，或畏强而凌弱，或横征而暴敛，或悖理而强役，……对人民造成的祸害，不仅范围广，而且程度深，对王朝的统治不利，对君主的利益有损。他本着儒家思想，面对上述的社会现实，自然要为民请命了。因而他写出了许许多多暴露现实、批判现实的诗篇，为人民的痛苦大喊大叫，甚至用“汉皇”隐射唐皇，直接把批判对着君主，但他的居心，仍然抱的“恐君有遗失”（《北征》）的态度。至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说：“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虽意在讽君，而词在责臣。即如：“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媛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酹蹄羹，香橙压金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似乎直接指斥君主，而且揭示出社会现实的矛盾了，但仍止是限于暴露生活上的享受与社会上存在着那样不合理的现实而已。

《宿花石戍》说：“系舟盘藤轮，杖策古樵路，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虽荒没，农器尚牢固，山东残逆气，吴楚守王度，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似乎矛头指向君主了，然而减少人民的租赋，人民自然可得舒息，实际这样一来就可以减少人民的反抗，以维持王朝的统治，而有利于君主。《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苏涣侍御》说：“无数将军西第成，早作丞相东山起，鸟雀苦肥秋菽粟，蛟龙欲蛰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时休？阵前部曲终日死，附书与裴因示苏，此生已愧须人扶。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自己衰老了，无力正乾坤，还想把“致君尧舜”的事业付托朋友，并劝勉他们为国捐躯。这对君主是何等感情！《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说：“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入千里井，问俗九州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自己到了生命快完结的时候，慨叹的却是国家多难和长沙危急。他对于君国的系念，是怎样深挚！《咏怀二首》之一说：“胡雏逼神器，逆节同所归，河洛化为血，公侯草间啼。西京复陷没，翠盖蒙尘飞，万姓悲赤子，两宫弃紫微。倏忽向二纪，奸雄多是非。本朝再树立，未及贞观时，日给在军储，上官督有司，高贤迫形势，岂暇相扶持？疲茶苟怀策，栖屑无所施。先王实罪己，愁病正为兹。岁月不我与，蹉跎病于斯。夜看鄢城气，回首龙蛇池。齿发已自料，意深苦陈辞。”从叙述中固可见他对王朝的回护，他自己已经蹉跎老病，对于朝事，还要“意深苦陈辞”，更可见他对王朝的关切多么周至！《槐叶冷淘》说：“愿随金骰褭，走置锦屠苏，路远思孔泥，兴深终不渝。献芹则小小，荐藻明区区。万里露寒殿，开水清玉壶。君王纳凉晚，此味亦时须。”对冷淘而思入献，可

见其忠爱的内衷。《去蜀》说：“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何必泪长流？”果随白鸥而浩荡，安危付之大臣，自己又为何“泪长流”？《客居》说：“览物思故国，十年别乡村，日暮归几翼，北林空自昏。安自覆八溟，为君洗乾坤？稷契易为力，犬戎安足吞？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藩，篋中有旧笔，情至时复援。”自己年老漂泊，卧愁脚疾，想到的却是“为君洗乾坤”。《石砚》说：“比公头上冠，贞质未为贱。当公赋佳句，况得终清宴。公含起草姿，不远光明殿，敢于丹青地，知汝随顾盼。”由一石砚想到起草之时，而尽所欲言以贡献于朝廷。《往在》说：“主将晓逆顺，元元归始终。一朝自罪己，万里车书通。锋镝供锄犁，正戍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周初，继体同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千秋荐灵寝，永永垂无穷。”对代宗还京后的期望，多么迫切！对王朝的统治，多么拥戴！《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十二首》之七说：“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出楼阁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时入帝乡？”对传闻河北诸道入朝多么兴奋！以至想象自己的奏章入献天子，而尽辅佐之责。表示他眷恋朝廷赤忱报主的诗篇是很多很多的，就不再举了。

如果就他的门阀观念、功名欲望与时代社会说，他具有上述的忠君思想，是很自然的。正由他具有这样的忠君思想，他才会同情人民的疾苦、暴露违理的现实，甚至有时讽刺当代的君主。有人认为：他背叛了他自己的阶级立场，走向了人民的一边，因而才写出了那些批判现实的光辉诗篇，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就以著名的“三吏”、“三别”说罢：固然他反对兵役，把当时活生生的残酷事实体现在诗篇之中，但他又把那

些悖理的悲惨现象，最后统一在忠君原则之下。如《新安吏》，一方面说：“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一方面却说：“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而从大局出发，并加以鼓励劝勉。这就为朝廷说话，非理的征兵也是合理的了。又如《新婚别》，一方面以免丝、蓬麻起兴，“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傍”，写出了征妇的怨恨：“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昏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一方面又假设征妇深明大义，从当前形势出发而说：“勿为新昏念，努力事戎行。”所以胡夏客说：“《新安》、《石壕》、《新婚》、《垂老》诸诗，述军兴之调发，写民情之怨哀，详矣，然作者之意，又不止此。国家不幸多事，犹幸有缮兵中兴之主。上能用其民，下能应其命，至杀身弃家不顾，以成一时恢复之功，故娓娓言之，义合《风》、《雅》，不为诽谤耳。若势极危亡，一人束手，四海离心，则不可道已。”（引自《杜少陵集详注》卷七）这样看法是可取的。

## 二、关于沈郁顿挫风格的理解

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说：

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沈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

这是杜甫对他自己诗赋风格的自评。“随时敏捷”是说他文思的敏疾与写作的快速，能够随时适应事物的变化而加以描写。这属于反应的快慢与表达的速度问题，和他作品的风格少

关。他用枚皋作为企及的对象，正是由于枚皋是以快速创作著名的。至于用扬雄自比，那是多次提到的。扬雄写了《太玄经》和《法言》等哲学著作，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辞赋。他在《答刘歆书》中说：“心好沈博绝丽之文”。他的赋确也写得“沈博绝丽”。杜甫所谓的“沈郁顿挫”，正是继承了扬雄的“沈博绝丽”的风格写他的诗赋。在他的五、七言古中特别突出，自然也表现在五、七言律中。

沈是什么意思？《说文》：“沈，陵上瀉水也。”《段注》：“谓陵上雨积停潦也。古多假借为湛没之湛，如《小雅》‘载湛载浮’是。”《说文》：“湛，没也，从水甚声。”

《段注》：“古书，沈浮字多作湛。湛、沈，古今字。沉，又沈之俗也。下文云：‘没，湛也’，二字转注。按：直林切，七部，大徐：宅减切，未知古义古音也。凡湛字引伸之义甚多，其音不一，要其古音，则同直林切而已。”沈者没也，没必深入于水，故沈有深义；沈则必隐，故沈有隐义；沈渍之物，为时较久，故沈有久义；下沈之物，其质较水为重，故沈有重义。就上之含义而用于创作，则可铸为沈思沈吟、沈着、深沈、沈雄、沈邃、沉达……等词，以显示创作作品的过程与达到的高度。《说文》：“鬱，木丛者。”《段注》：“依《韵会》本，《秦风》‘鬱彼北林。’毛曰：‘鬱，积也。郑司农注《考工记》曰：‘怨，茂林也。’《桑柔·传》曰：‘苑，茂貌。’按：苑、菀，皆即鬱字。”故加以引伸，鬱有丰富、繁盛、积聚、茂密、众多……之意，今则简化为郁字。至于“沈郁”一词，出自刘歆。《文选》任彦升《王文宪集序》：“若乃金版玉璽之书，海上名山之旨，沈郁澹雅之思，离坚合

异之谈，莫不总制清衷，递为心极。”《善注》：“扬雄为《方言》，刘歆与雄书：‘非子云澹雅之才，沈郁之思，不能成此书。’”这里的沈指深沈，郁指蕴积，是就思想而言的。

《汉书·扬雄传》说他“默而好深湛之思”，可见他的著作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成的。至于他的《甘泉》、《羽猎》、《长杨》、《河东》诸赋，丰赡瑰玮，人所共知，自不是率尔操觚所能为的。《楚辞·九章·思美人》：“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达。”《逸注》：“思念沈积，不得达也。”洪兴祖《补注》：“菀音郁，积也。”这里的“沈郁”，是指深沈郁积的忧思而言。诗人的遭遇虽不同于屈原，但对君国的忧思，则是相通的。由此看来，杜甫所谓沈郁，是指作品经过深思熟虑，具有充足的理由、热烈的情感和丰富的材料，而又富于蕴藉，主要就内容而言的。

《荀子·劝学》：“蚹五指而顿之。”杨倞注：“顿，挈也。”卢文弨曰：“顿，犹顿挫，提举高下之状。”《后汉书·郑孔荀列传》：“北海天逸，音情顿挫。”章怀注：“顿挫，犹抑扬也。”这里的顿挫，指文章声调的起伏升降而言。

《文选》陆机《文赋》：“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这里的顿挫，指文章的停顿与转折而言。可见顿挫是指诗文的表现方法而言。

李重华《贞一诗话》说：

作诗善用赋笔，惟老杜为然。其间微婉顿挫，总非平直。

施补华《岷佣说诗》说：

长篇必分段落，每段必用提顿以见起，用结束以见止，提顿结束，有明有暗，有重有轻，段落有长有短，

参差错落，以救方板。少陵无法不备，学者可揣摩也。

又以为《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起首用突兀之笔，中段用翻腾之笔，末段用逸宕之笔。突兀则气壮，翻腾则波澜阔，逸宕则神韵远，诸法备矣。”沈德潜《说诗碎语》说：

五言长篇，固须节次分明，一气连属，然有意在连属而转似不相连属者，叙事未了，忽然顿断，插入旁议，忽然联接，转折无象，莫测端倪。此运《左》、《史》法于韵语中，不必常格拘也。千古以来，且让少陵独步。

又说：

少陵有倒插法，如《送重表侄王璠评事》篇中，上云“天下乱”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说出某人，而不倒补云：“秦王时在座，真气惊户牖。”此其法也。《丽人行》篇中，“赐名大国觥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亦是此法。又有反接法。《述怀》篇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若云不见消息来，平平语耳。此云“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斗觉惊心动魄矣。又有透过一层法，如《无家别》云：“县吏知我归，召令习鼓桴。”无家而遣之出征，极不堪事也。然明说不堪，其味便浅。此云：“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转作旷达语，弥见深痛矣。又有突接法，如《醉歌行》，突接“气酣日落西风来”，上写情，欲尽未尽，忽入写景，激壮苍凉，神色俱王，皆此老独开生面处。

三氏所论，都很中肯綮，以下两家，则就杜诗格律的节奏立说。李东阳《麓堂诗话》说：

长篇中颇有节奏，有操有纵，有正有变。若平铺稳

布，虽多无益。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并其音响与格律相称。

翁方纲《赵秋谷所传声调谱·乐游园歌》说：

此篇内于“拂水”以下六句，注云：“纯用律调六句，却妙绝。”然实未言其所以然也。“却忆”句转调而下，乃是句句拍节出之，初不必目为律耳。其法只“皇天慈”句以三平峙其后。故八句皆第一次仄，而益见谐和也。

又于《七言诗平仄举隅·哀王孙》说：

篇中迭入一韵者凡三句。“青珊瑚”、“临交衢”二句，皆以三平正调迭入，所以下句紧接“泣路隅”、“立斯须”句，皆以第五字微变，以承其劲势，而第六字则“路”字仍仄，“斯”字乃渐放平，此则自有浅深次第之不同矣。至末句“慎勿疏”则必以仄字迭入，方可用三平正调作收，此一定之势也。“问之不肯道姓名”。“昨夜东风吹血腥”二句，皆于出句用平字煞尾，然皆在三平迭语极劲之势方接之下，此可以悟其乘除转变之理矣。

又于同书《丹青引》说：

此七古之名篇，杜集之杰作，而中间近律之句凡十余句，此何说乎？则说者必曰：其气格雄浑，令人不觉也。如是则必规摹其字句以为气格雄浑矣。故凡评杜公之气格雄浑者，其必从事于字句之盛唐、可字句之杜无疑也，又安以塞李、何辈之口耶？盖杜公初不仅以句句必三平而后谓之正调，其换韵必仄者，亦初不仅以句句必仄平仄而后谓之正调耳。有神气在第六字者，有神气在第四字者，有神气在第二字者，有神气在上句者，有神气并遥唱在前段者，

句句劲放，实句句回合，必无纯以硬语盘空者也。蒋石曰：“此篇乃杜之大篇而整饬者，四韵一转。凡五韵，两仄三平，盖即四句之常调，而加一倍，遂乃大而整。《洗兵马》六韵一转，凡四韵，两平两仄，而《洗兵马》篇一以谐句见排奭之力。”

李氏综言，翁氏止就单篇言，而且仅就七古而言，但由之可见杜诗注重抑扬的节奏，并如何运用抑扬的节奏。

杜诗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不仅指它的一些诗篇而言，而是就整部杜诗而言。绝大多数的诗篇，都经过他仔细的考虑，周到的安排和精心的铸造，即使是偶尔的即兴之作，也有他的深意，而不同于浮浅者流的言之无物或无病呻吟。因此，他正确、深刻而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叙述了他自己的生活遭遇，描绘了祖国的河山和各地的风土人情，并刻画了各种动植物的样相，特别表达了他忠君、爱国、仁民、爱物的思想感情。也就是通过沈郁的风格，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这已为大家所熟知而公认的了，不拟在此多费笔墨。这里只举四篇作品为例，说明他沈郁顿挫的具体表现。

### 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本诗分三大段。第一大段从咏怀叙起，其中包括自述生平素志，在于得君济民，但所抱莫伸，止有自伤而已。第二大段叙自京赴奉先县途中所见所闻，其中包括过骊山发出的感慨，记骊山游幸的情况、讥刺当时赏赐的滥溢，以及外戚的骄侈。第三大段叙至奉先县家中，而忧已伤人，其中包括途次的概况、家人的苦境以及伤时忧乱。怀抱的高尚是大家赞美的，揭露的深刻是历来称道的，感情的热烈是不同寻常的，先人后己的心胸是非常广阔的。因而通过诗人所见、所闻及所感的吟

咏，活生生地体现了李唐王朝熟果将坠、山雨欲来的形势，以及诗人满怀忠君爱民的形象。而在表现方法上，第一大段既直抒素志，又反复陈情，中间起伏开合，徘徊于隐仕之间，不特可见诗人的忠心与仁心互相融合，更可见诗人运笔的宛转曲折：

“窃比”既与“居然”相照，“成濩落”又与“甘契阔”相对，虽“取笑”于“同学翁”而“浩歌”则“弥激烈”；“非无”二句方才荡开。“生逢”二句立即复合；“当今”二句，似乎人材济济，自己可以不必参加，“葵藿”二句点出倾向本心，自己非陈力就列不可，四句摇曳生姿，运用开合之法和上四句相同；“顾惟”四句，直用散行的笔调勾联紧密，似一抑一扬，实讽“螻蚁辈”之拟大鲸，“以兹”四句接过去，以扬己之悟理而耻事干谒，并明兀兀至今的原因；“终愧”二句又一转，然后用“沈吟”二句表现自己无聊的心境。这样曲折往复，可说是极顿挫之致了。

第二大段，暴露现实，批判现实，就所见而点明时令与地域，就所闻所感而兴怨兴刺，复将赐物的由来，借责臣以讽君，由咫尺的荣枯，显贵贱的殊异，直书其事，义正词严，直暴其恶，情昂意切，与第一大段的展转往复不同；“岁暮”四句于出京景事中，显冷酷的气氛，虽然是从实象出发的，令人读后而生严峻的感觉。骊山以下，见君王之所在，非清明之晨居，惟欢娱之追求，谁生民之是问？叙事夹以议论，这样兴起波澜，自然更显统治者的享受来自被统治的脂膏、统治者的奢侈更造成了被统治者的痛苦这样的悖理事实，而使文气因而更畅，诗意因而更显；其间杂以偶句，而偶句复分当句对与隔句对，手法变幻，语势起伏，把诗人爱国的思想、爱民的感情融汇起来，有力地向当时的执政者发出了强烈而严厉的警告。

第三大段远接“凌晨”句来，既叙所历，复抒所感，家已可悲，民尤可痛，子固伤心，国更可虑，还能推己及人，因小而到大，固见诗人稷契之志，不同于徒托空言，尤可知诗人遭遇之境，已同一般贫户。而在表现方法上则是：“北辕”二句，提清过骊山后赴奉先县的道路，“群水”以下八句，虽写行役的景色，而恐触天柱之折，转幸河梁未坼，似乎有意安排，以况国势的阽危，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即以实况论，河梁为交通的要道，竟到支撑物发出了窸窣之声，那主管官吏对于民事的漠不关心固然可以推知，那统治机器的腐朽不堪，不也可以理解吗？纵然诗人自己没有象征的想法，读者有象征的想法，却很自然的。“老妻”四句，写在途内顾的心思，自人情之所必有，也见思念的殷切；“入门”四句，因事出于意外，悲则异于寻常，固见诗人的贫苦，更证社会的危机已到了岌岌乎殆哉的地步。“所愧”四句，虽属自责，而以诗人的才学、以诗人的地位，家中尚且发生这样的惨事，则人民的痛苦将如何？以上都是客观叙述，而自叙述之中，不但见诗人的困苦，更见当时李唐王朝所统治的社会，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无怪乎渔阳鼙鼓随之动地而来了。文章从小以见大，由此以显彼，表面是赋，而比兴已在其中。此客观叙述有时之所以胜于主观批判啊。“生常”四句，就自己的地位，慨遭遇的辛酸。“默思”四句，想下层的痛苦，发无尽的慨叹。这就是诗人抒主观仁民之情，而忧君国之危啊。这八句就形式说是带笔，就宗旨说，则是全篇的主笔，用来作结，自是最好的了。而于前面直叙之后，忽然发出这样的议论，兴起波澜，也属于顿挫之法吧。

## 二、洗兵马

本诗分四段，每段一韵，各一十二句。第一段歌颂捷报频